

一个国际伟人
震撼人类的一生



列宁 的历程

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列宁的历程(下)

彭卓吾 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卷六、艰难的一九一九

二十六、保卫胜利果实 (3)

●复杂的形势：协约国与白匪的联合反扑 ●“一切为了前线” ●利用和谈赢得时间 ●战时共产主义 ●艰难的决战 ●走向胜利：击溃白匪，反对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

二十七、领袖与人 (45)

●无产阶级专政——治疗创伤的良药 ●第三次历险 ●在幼儿园欢度圣诞节 ●请把它送给孩子们 ●1919年繁忙的生活 ●整顿苏维埃，向自己挑战

二十八、领导共产国际 (95)

●成立共产国际，阐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代表大会上意外的波折 ●好不容易等来了格鲁贝尔 ●“同志，您的职业到底是什么？”

卷七、两条战线的斗争

二十九、恢复国民经济 (121)

●并不像一个猎人 ●从“流血斗争”转向“不流血斗争” ●战后的突击建设 ●献给列宁的礼物
●“伟大的创举”——星期六义务劳动 ●“我们的大门始终是向教师敞开的” ●农村阅览室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

三十、波兰的泥淖 (162)

●对波兰的实验 ●战与和：尴尬的处境 ●“华沙错误” ●将战壕转移到国内 ●务实的外交政策
●东方问题 ●反对官僚主义——巨人与“蛇”的斗争

三十一、与外国客人在一起 (205)

●建设苏维埃的新文化 ●妇女、婚姻与性 ●克里姆林宫的设计师与幻想家 ●德国问题 ●哲学家的偏见 ●新经济政策前夜

卷八、新经济政策

三十二、经济建设 (272)

●1921年泥炭工业：革命的果敢与必要的谨慎 ●援助电信事业 ●会见一个国营农场场长 ●或者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
●并不只是要租让油田 ●一个美国人承担了第一个租让

三十三、伟人的品格 (305)

●国务工作方法 ●能不能在《真理报》上刊登广告
●文艺：女神还是女仆？ ●2月28日，喀琅施塔得发生了叛乱

三十四、内政外交 (356)

- 耐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饥荒年代，下令清党 ●共产国际：“为了帮助俄国人”是过左的
- 1921 年国际形势：“出现了一种极不稳定的均势。”

卷九、鞠躬尽瘁

三十五、内外交困 (392)

- 对外政策和官僚制度是两个基本问题 ●热那亚会议 ●“我们必须清除这种敌人……”

三十六、健康问题 (433)

- 病情恶化 ●答记者问 ●最后一次演说 ●最后的遗嘱

卷十、最后的日子

三十七、病中的列宁 (491)

- 列宁、斯大林与托洛茨基 ●“列宁遗嘱”的由来
- 在病中思考 ●在哥尔克疗养 ●最后的谒见

三十八、伟人之殒 (544)

- “三驾马车”的权势争夺 ●在最后的日子里

卷六

艰难的一九一九

苏维埃共和国被敌人包围了。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统一的军营。

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适应于战争，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它十分明确地说明，我国革命的某些基本特点所具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一国特殊的、单单俄国的意义，而是国际的意义。

——列宁

1919 年,苏维埃面临着协约国与国内白匪的联合反扑,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持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的会议。同时发动并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3 月当选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

二十六、保卫胜利果实

- 复杂的形势：协约国与白匪的联合反扑
- “一切为了前线” ●利用和谈赢得时间
- 战时共产主义 ●艰难的决战 ●走向胜利：击溃白匪，反对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 1/6 的土地上结束了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列强所断然不能容忍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俄国的全部经济、政治权益被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一个劳动者政权的出现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国际帝国主义者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感到自己的利益与被推翻了的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此地一致。他们从苏维埃政权诞生的第一天起便决心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

最初，帝国主义列强对苏俄的干涉和颠覆活动采取了隐蔽和间接的形式。它们除了对苏维埃国家实行经济封锁和外交上的孤

立，并竭力破坏苏德停战谈判外，还以金钱和武器支持苏俄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同时通过自己的使领馆和各种代表团在幕后策划组织反革命阴谋活动。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苏俄退出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同时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和平建设。这对协约国统治集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促使它决定对苏俄发动公开和直接的武装干涉。

于是，在列宁的领导下，从1918年春天开始，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便不得不进行一场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殊死战争。这场持续三年之久的武装斗争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春天起，到1919年春天止。外国帝国主义者直接派军队入侵苏俄，把它从四面包围起来，妄图主要靠自己的武装力量一举消灭苏维埃政权。当时苏俄红军刚刚开始组建，经过顽强的战斗终于击退了敌人。第二阶段从1919年春天起，到年底止。协约国集团改变了干涉手段。它们把苏俄国内的反革命武装（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作为主要的打击力量，同时把一些资产阶级小国的军队拉进对苏武装干涉的行列。红军奋起抵抗，先后挫败了两次大规模的联合进攻，取得了国内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第三阶段是1920年。协约国集团以地主、资产阶级波兰的军队和弗兰格尔白卫武装为主力，对苏俄发动又一次联合进攻，结果同样遭到了失败。苏俄红军以其辉煌的战绩捍卫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在这三个阶段的斗争中，1919年无疑是最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的形势也最为复杂。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以及东方战线业已缓和的时候，俄国人指望能够喘一口气。但列宁预料的却不是这个。他对契切林说：“Das Weltkapital（德文，意为“世界资本主义”）正在进攻我们。”

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反对俄国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另

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反对俄国则是出于对俄国的憎恶。苏维埃的不够强大预示着其他国家在世界舞台上会处于更为强大的地位。当夺取别国领土或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难得的机会出现时，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美国虽然在那些职业政治家们进行活动的世界舞台上还是一个新手和业余的爱好者，它不想干预欧洲那错综复杂的事务，但它对日本在太平洋上势力的日益发展感到担心。根本不想玩弄世界霸权的威尔逊总统却正是在玩弄着世界霸权，因为软弱的俄国是能够在远东同日本相抗衡的；但同时他却企图使自己置身于这种玩弄之外：关于推翻苏维埃制度或瓜分俄国一类的话，他连听都不想去听。

曾做过美国驻俄国大使的戴·罗·弗朗西斯写道：“在1918年圣诞节后过了一天或者两天，我出席了乔治五世国王^①为总统举行的宴会。”宴后会，“乔治国王陪着威尔逊夫人从接见大厅走出来时问我：‘大使先生，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对付俄国呢？’我回答说，依我看来，盟国应当推翻布尔什维克。国王说，他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威尔逊总统不赞同我们的意见。”

刚从俄国回国的弗朗西斯求见总统，但是威尔逊没有立即接见他。当他们终于见面时，弗朗西斯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根据他的计划，盟国的代表们应当带上10万军队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回到彼得格勒去住到原属于他们的住所里。

据弗兰西斯说，总统讲，这事让他考虑一下。

当总统想做出有礼貌的拒绝时，通常总是这样讲的。其实他并没有去考虑弗朗西斯的计划。

日本采取了公开的行动。为了巩固自己在同美国竞争中的地位并实现其与中国有关的计划，日本决定吞并沿海地区和萨哈林岛，并攫取那里的原料储备。东京政府中的俄国傀儡，即白匪军头

① 乔治五世国王是1910—1936年时的英国国王。

目谢苗诺夫和卡尔梅柯夫拒绝同盘踞在西伯利亚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及其他主张俄国不可分割的人进行合作。

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想分割俄国。英国战时内阁成员米尔纳勋爵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早在1917年12月23日就在巴黎签订了一项“关于在俄国南部采取行动”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法国应该在黑海北岸进行活动，而英国则应该在黑海的东南岸（即在土耳其战线上）进行活动。“协定的一个补充说明规定，势力范围应该这样来划分：属于英国地区的是哥萨克的领土、高加索、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库尔德斯坦。属于法国地区的是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克里木。所需费用由双方共同负担，并由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盟国机关来调节。”

虽然这个协定是在战争期间缔结的，但它只能成为一个战后行动的计画，因为在1917年和1918年时，无论是英国或者法国都不能够把自己的军队开到俄国南部同那里的德国占领军作战。盟国的舰队在战胜土耳其之前也无法通过许多海峡进入黑海。这个协定只有作为战后分割南俄的计画才有意义。实际上，英国和法国在胜利后已经把军队开到了协定为它们所规定的地区。但是由于这些军队兵力不足，无法达到最初提出的目的，所以他们便开始支持坚持俄国不可分割的白匪。

盟国在战后对俄国的政策决定于人力问题。1919年1月12日，即在讨论对德和约条件的巴黎会议的第一天，就谈到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远征”。威尔逊对此表示异议，他说，虽然共产主义确实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危险”，但是他威尔逊对于靠武力就能阻止住布尔什维主义这一主张，甚为怀疑。威尔逊倒主张同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劳合-乔治附和威尔逊的意见，他说：“布尔什维主义运动和德国的军国主义一样，对文明来说也是一种危险。”但是如果企图用武力来镇压布尔什维主义，那时“军队就会起来造反……用武力来镇压布尔什维主义这一主张是一种极其荒诞的思

想。即使把布尔什维主义镇压下去了，那谁又能去占领俄国呢？”

劳合-乔治知道，可以指望的“有3个人，这就是邓尼金、高尔察克和诺克斯(英国将军)。在考虑到这3个人是否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时，应当指出，根据所掌握的情报来看，现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拒绝作战，俄国军队也指望不住……如果现在采取军事行动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那英国就将变成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国家，伦敦就将出现苏维埃。”

1919年1月21日，在“和平会议”上，劳合-乔治向自己的同仁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建立一支由15万人组成的志愿军来同共产主义做斗争方面，他们的国家能够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威尔逊总统和克列孟梭先生说，他们作不出任何贡献。”意大利的总理奥兰多以同样的精神做了回答。

亨利·威尔逊爵士元帅在1月17日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正坐在一枚随时可以爆炸的地雷上。今天爱尔兰那里打电话来要求给予更多的坦克和机枪，看来英国国内的现状在那里引起了骚乱。”5天之后，他通知英国内阁说：“我们没有权利发出会引起军队不满的命令。现在纪律已经不存在了。道格拉斯·黑格将军说，到2月15日时，我们在德国将不再有军队了。”

福煦元帅在2月3日通知威尔逊说，“他的士兵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他们将像比利时人已经做的那样，开始自行复员。”2月2日，劳合-乔治在巴黎得到消息说，格拉斯哥发生了群众性骚动，伦敦和利物浦爆发了工人罢工。法国工人也骚动起来了。法国政府不愿意让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出席和平会议，因为“他们会使法国和英国转向布尔什维主义”。在贝拉·库恩的领导下，共产党人于3月21日在匈牙利宣布了苏维埃的成立。4月5日，共产党人在巴伐利亚取得了胜利。法国军队和红军在赫尔松地区发生的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冲突以及4月27日在停泊于敖德萨的法国军舰上所爆发的叛乱迫使巴黎下令从南俄撤回法国的全部军队。

要盟国在遥远的俄国继续进行战争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士兵们过于疲惫，而盟国本身流的血也实在太多了。只有日本还没有停止武装干涉。欧洲几个国家和美国只派出了一些军官和技术人员，并提供了一些武器。战争期间在俄国北部登陆的那些军队很快就撤回老家去了。

除了日本人而外，在俄国的外国军队虽然还有几千人，但在1918年11月以后，他们在俄国国内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很小了。这时是俄国人同俄国人作战。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够从盟国那里得到武器，他们的弱点在于不能团结一致。他们的命运决定于他们能否进行共同一致的努力。如果他们能够在各条战线上同时发动进攻，那他们就会战胜布尔什维主义。因此，当时决定，各种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要在高尔察克的率领下联合起来。但是盘踞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无法同盘踞在西伯利亚的高尔察克的军队和盘踞在北高加索的邓尼金的军队建立联系。邓尼金虽然同高尔察克保持着联系，但那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做到的。因此白匪便选择巴黎作为他们的协调中心。

由克里孟梭、威尔逊、劳合-乔治、奥兰多和西园寺公望（日本首席代表）组成的最高会议，于1919年5月26日向高尔察克发去了一份照会，照会一开始是这样写的：“盟国和与国”（美国就是一个“与国”）“所坚持的一个基本公理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干预俄国的内部事务。”但是，它们却愿意在下述条件下“继续帮助”并承认高尔察克，这些条件是：一旦高尔察克及其朋友们“到达莫斯科”，就要立即召开立宪会议；要进行自由选举；高尔察克不得复辟君主制，他要承认芬兰、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以及外里海各共和国和高加索各共和国的独立，此外还要支付俄国所欠的外国债务。

从1910年到1916年曾经在沙皇政府中当过外交大臣的谢·德·萨宗诺夫担任高尔察克在巴黎的代表和他的外交部长。他企图协调俄国白匪之间的活动，并企图使他们的活动符合于盟国和

与国的愿望。1919年5月，他在伦敦度过了10天，从6月1日的一封信（这封信在6月5日由密码译了出来，并被打印在一张鄂木斯克外交部的公文用纸）上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访问感到满意。他觐见了国王，两次同“各党派”的议员们进行了磋商。他觉得，对英国的帮助是可以指望的。萨宗诺夫在6月17日从巴黎派信使送出的一封信写给高尔察克的总理沃洛戈茨基的长信中叙述了详情细节。信中谈道：乔治·寇松友好地接见了。温斯顿·邱吉尔和塞缪尔·霍尔爵士对高尔察克表示支持。对于英国、法国和美国不能够往俄国派兵的理由，萨宗诺夫“总是回答说，这不需要，只要在武器和弹药方面给我们以支持也就够了，但是我们坚决要求，盟国不要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各派别和各民族的分立主义。”

英国由于给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以这样的支援，便在俄国具有足够的影响使自己成为一个联系中心，以协调对苏维埃俄国进行的各种打击。但是它的这项任务由于白匪营垒里个人之间的竞争、热爱本地的思想、距离的遥远以及政治上的倾轧而变得复杂起来。例如，邓尼金不能不去注意哥萨克（他们是邓尼金军队的中坚）所普遍关心的主张自治的思想。外国人和外国军队的存在妨碍了白匪将军们作为民族救星的角色来行动。在布尔什维克那里没有外国的顾问，因此他们能够把自己打扮成为俄国的捍卫者，这种情况虽出乎他们意外，但对他们却是非常有利的。将军们拥护的是地主，是大俄罗斯对少数民族的领导权，是对公民自由的限制，是19世纪的古典资本主义。但是沙皇制度的垮台使人们对新生活产生了兴趣。将军们之所以发动国内战争，是因为他们深信，布尔什维主义在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持这种信念是有根据的。但是他们的事业预先就已经被注定失败了。因为克伦斯基的制度消灭了旧秩序，同时也消灭了复辟的一切可能。在克伦斯基被推翻之后，俄国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是新的赤色制度掌权，还是旧的白色制度执政。人民所更加喜欢的是他们所不熟悉的制度。布尔什

维克的不够强大导致了混乱状态，因此群众把自由同苏维埃联想了起来。农民不能够预见到1917—1918年所实行的无偿地分给土地到1929年将变成强制性的集体化，这一切对布尔什维克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有利之处。

新一轮的反革命浪潮在协约国的一手策划并直接参与下最终还是被掀起来了。西方列强始终认为，乘苏维埃政权尚未巩固之际把它一举消灭是最好不过的，也是最容易成功的。1919年春天，外国干涉军和白卫部队向苏俄发动了强大的联合进攻。国内外敌人的兵力共计约130万人，其中协约国本身的军队约31万人，与苏俄邻近的一些资产阶级小国（波兰、芬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的军队约60—65万，白卫部队约37万，主力是高尔察克统帅的白卫部队，这支队伍约有13—14.5万人，装备着1300多挺机枪和200多门大炮及其他重武器，盘踞在北高加索的邓尼金将军、盘踞在爱沙尼亚的尤登尼奇将军和盘踞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米勒将军，虽也拥兵自重，但他们都承认高尔察克是自己的总司令。

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由于人数众多，装备精良，因此在战争初期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战争一开始，高尔察克便在东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并很快占领乌法。4月10日，他们又占领萨拉普尔和布古尔马等地，11日占领阿克丘宾斯克，并威胁马拉、喀山和辛比尔斯克，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极大的考验。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武装问题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很大的困难。俄国的工业能够制造出足够数量的大炮及各种轻重武器。著名的图拉兵工厂掌握在布尔什维克的手里，而且列宁亲自关注它的生产情况。图拉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格·纳·卡明斯基具有特殊的权力，在遇到困难时他可以直接给列宁打电话。1919年4月，他向列宁报告了“图

拉兵工厂和弹药厂工人严重缺粮和缺乏纸币不能发放工资”的情况，列宁立即就采取了措施。此外，苏维埃广泛地使用缴获来的武器。在20年代苏联还没有自己的坦克，因此在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举行部队盛大检阅时，在红场上开过去的是从邓尼金那里缴获的英国坦克。在沙皇时期和临时政府时期建立的有色金属和其他原料的储备都为布尔什维克所得，他们在国内战争时期和国内战争以后都利用了这些储备。

俄国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他们大部分都受过起码的军事训练。在国内战争中，主要武器是步枪和刺刀、马刀和军刀、少数几门炮、靠轻便双马敞篷车载运的陈旧机枪，以及某个地方仅有的几辆坦克、装甲列车和炮舰。有一次当邓尼金的游击骑兵在著名的“马蒙托夫的袭击”的日子里向布尔什维克的后方实行深入突破时，列宁建议使用低飞的飞机来对付骑兵。他在一个地方看到过这方面的书籍，并很感兴趣地询问“军事学家”：这在技术上是否可行。随后得到的答复显然是否定的。也是在1919年的9月里，托洛茨基发出了“无产者——骑上马去！”的号召，于是便开始了布琼尼的骑兵集团军的远征。

军事技术只起次要的作用，士气才是决定性的。1923年，邓尼金将军退到了匈牙利的巴拉顿湖后，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自己对国内战争的痛苦的回忆。他写道：“这个时期（即1918年夏）的俄国生活在人民的心理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反常，这种反常现象是由于俄国人民的政治自觉和民族自觉不够发展而产生的。”他还附带谈了许多关于红军的想法。他认为，红军很像一支旧的俄国军队，因为它“完全是依照沙皇那些旧军官的智慧和经验建立起来的”，托洛茨基及其他委员们只是起一种“监督者”的作用。将军们“贡献智谋”，而布尔什维克则“贯彻意志”。因为在两个营垒里，人还是那些人，他们具有的知识还是那些知识，在这里胜利决定于意志的力量。大部分沙皇军官都是忠诚地为共产党人服务的。

列宁准许使用旧军官，并为这种作法辩护。1919年3月12日在彼得格勒，列宁在谈到斯大林和布哈林分子时说：“我们有一些同志，看到领导红军的有沙皇的奴仆和旧军官，就非常愤慨……专家问题应当提得更广泛些。我们应该在一切建设领域内，自然是在我们没有旧资产阶级专家的经验和科学素养，用自己的力量不能完成任务的那些建设领域内，利用他们。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认为社会主义俄国的建设事业可以由什么新人物来完成，我们要利用旧的资本主义世界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材料。我们使旧人员受到无产阶级严密的监视，使他们完成我们所需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建设。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遗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

列宁和托洛茨基雇佣了一些有经验的沙皇军人来为自己服务，并竭力把他们的经验同自己的热情结合起来。虽然充满了这种热情的只是红军的少数人，但是在大家普遍对事物抱冷漠态度的情况下，有少数人受到热情鼓舞也就够了。这少数人就是共产党员或同情者。不管怎样，威胁着共产党员的危险超过了挽救自己生命的可能，因为在敌人突破防线时，党员除了坚决顶住或英勇牺牲外，是没有别的出路的。没有一个士兵会说，共产党员把他作为炮灰来使用，因为敌人大炮要吃掉的首先是共产党员自己。恐惧心任何时候都像一种传染病那样在战场上蔓延开来。当军官动摇时，他的整个队伍就会逃跑。但是勇敢也具有传染性。当共产党员们在敌人的炮火下拼命死守或者是向前进攻时，在他们后面的往往是一些相当勇敢而决不后退的人。

共产党员是国内战争中苏维埃的战斗先锋队。列宁很关心这个先锋队的坚定性。列宁赞成季诺维也夫在1919年9月21日在《真理报》上提出的关于“按照彼得堡的榜样”，把那些“混进党内来的分子”清除出党并尽快把“工农群众中的一切优秀分子”吸收入